

第一卷

毛
髮
須



第一章

天熱了，下雪了，時光有病了

你看喲，炎炎熱熱的酷夏裏，人本就不受活^①，卻又落了一場雪。是場大熱雪^②。

一夜間，冬天又折身回來了。也許是轉眼裏夏天走去了，秋天未及來，冬天緊步兒趕到了。這年的酷夏裏，時序亂了綱常了，神經錯亂了，有了羊角風，在一天的夜裏飄飄落落亂了規矩了，沒有王法了，下了大雪了。

真是的，時光有病啦，神經錯亂啦。

小麥已經滿熟呢。一世界漫溢的熱香卻被大雪覆蓋了。受活莊^③裏的人，睡覺時赤裸裸在床上搖著大蒲扇、軟紙扇；身邊放了一張布單也是不蓋的。可是，到了下半夜，先是颳了一陣風，誰都眯著眼兒去扯拽單子了，把單子搭在身上了，卻又覺得寒氣從單子縫中往人的身骨裏邊扎，往心肝脾胃裏邊擰，就又起床去箱裏、櫃裏翻那收拾好的被子了。

來日裏，各家推開屋門兒，女人們都一色兒驚叫道：“呀——下雪啦！五黃六月的大熱雪。”

男人們一色兒推開屋門待一會兒，嘆上一口氣，說：“操！大熱雪，又要荒年哩！”

孩娃們一色兒有光有彩地喚，“啊！下雪啦……啊！下雪啦……”像日子又過到了新年了。

莊裏的榆樹、槐樹、桐樹、楊樹們，是實實在在白了呢。冬

天落雪，那樹是一枝一條的白，夏日樹葉蓬旺，一片濃蔭，這白就冷不丁白成一堆了，白成山峰了，像撐著一把碩大厚重的白傘了。擎不動雪的樹葉讓雪從葉上滑下來，嘭一下，如一團麵粉落下來，在地上炸出許多白亮亮的點。

麥熟時節落了大熱雪，耙耨山脈間的許多處地兒^①，都皚皚白出一隅冷世了。原先一塊連著一塊的麥田地，小麥倒臥了，慘痛地伏在地上被大雪埋蓋著，有穗兒撐到雪外的，也大都從穗根那兒折著脖，淩淩亂亂的，像大風吹過的谷地和草坡，又被大雪覆了去。你站在山脈上，站到田頭上，還能聞到一絲的麥香味，就像抬走棺材後靈棚裏的一絲香火味。

你看喲，酷夏裏落了一場大熱雪，茫茫白白的一片哩。

潔潔素素一世界。

不消說，農曆屬龍的庚辰年，癸未六月，耙耨山脈的這場雪，讓整個山脈和山脈間的受活莊人遭了天災了。

絮言：

① 受活：北方方言，豫西人、耙耨人最常使用，意即享樂、享受、快活、痛快淋漓。在耙耨山脈，也暗含有苦中之樂、苦中作樂之意。

③ 方言。即夏日之雪。當地人常把夏天叫熱天，所以夏日雪就被稱為熱雪、小熱雪、大熱雪。夏天落雪不是常有的事，但我從當地一些史、志上發現，每過十幾年、幾十幾年，都會有一場。有些年份裏，會連續幾年在酷夏裏落下大熱雪。

⑤ 受活莊：據傳，受活莊源自洪武至永樂年間明王朝的晉地大遷徙，移民條律規定：四口之家留一，六口之家留二，九口之家留三。如此，一般家庭都把老人、殘人留下，年輕的壯年走入遷徙的行列。移民之多，每日有萬人之眾，別離的哭聲終日不絕。待遷徙一段時日之後，百姓抵抗強烈，明政府便頒佈告示於民：不願遷徙者，限三日趕到洪洞縣大槐樹下集合。願者可留在家中等候。消息不脛而走，晉人都往老槐樹下趕擁。說有一戶人家，父是老盲，雙眼失明，哥是癱瘓，生來不能站立，弟為表孝心，就把父親和哥哥用車推著送往洪洞縣的槐樹下，自己回家等候迫遷。可三日以後，到槐樹下人山人海之時，明軍趕到，把老槐樹下的十萬百姓，盡皆掠去移民，而把那些候在家中的人留在故土耕作。

大遷徙是以人頭為據，無論瞎子、瘸子，老人、婦孺，有一個人頭就是一個人數。無奈，老人雖雙目失明，也得在隊伍中揩著自己那癱兒步步蹣跚。一路上，兒子用雙眼給父親指路，父親用年邁的雙腿替他行步，其景其狀，慘不忍睹。晝行夜宿，日日不停，從山西洪洞，到河南豫西杞縷山脈，直走得老人雙腿紅腫，腳底流血，兒子在老人的背上淚流不息，幾次都欲自殺。隊伍中，所有眼見之人，都替他們含悲落淚，便集體向移民吏求告禱情，望能放了他們父子，讓其隨地為生。移民吏一級一級向上請示，到移民臣胡大海那兒，得到的卻是一句惡言：誰敢放掉一人——殺！並將其全家繩移他鄉。

關於胡大海，山東、河南、山西百姓大都知道，說他原籍山東，在元朝末年，逃荒流浪至山西，其人相貌醜陋，卻身材高大，帶片披襟，卻疾惡如仇，蓬頭垢面，卻一臉英武，為人爽直，卻心胸狹窄，滿身氣力，卻又遊手好閒，其言其行，很為百姓所不齒。在他行

乞途中，人們避之如惡煞厲鬼，即使有殘羹剩飯也常不施捨，日間飯時，他一出現，便家家關門閉戶。說一日，他乞討走入山西洪洞縣境，又飢又餓，見一富戶人家，青堂瓦舍，門樓高大，以為終於可以飽食一頓，就伸手討要，誰知土財老漢為羞辱於他，不僅不給一口飯食，還將一張剛烙好的蔥花大餅為孫兒揩腓後，扔犬吞食，並令家犬將其咬出門外。從此，胡大海便對洪洞人懷恨在心。之後，他離開山西洪洞縣境，討飯行至河南以西的耙耨山脈，依然是飢餓交加，每走一步都要摔倒的模樣，就在這時，他見一條溝谷中有一草屋人家，人家中只有老婦一人正在做飯，且又做的是糠菜粗饅，也就猶豫思量，死心不再向其乞討，誰知河南人頗多良善，胡欲要走時，老婦望見了他，竟把他拉了回來，給他讓座，給他端水洗臉，並傾其所有，給他燒了一餐油食好飯。飯後，胡千恩萬謝，老婦卻無言無語。原來這老婦是個殘人，又聾又啞，而且枯瘦如柴。兩相比較，胡深感中原耙耨人之善，晉地洪洞百姓之惡，遂決意復仇與報答。其後，胡棄討投伍至朱元璋麾下，疆場上喝佛罵祖，出生入死，似刀如草，戰功卓著，一行乞浪之人，成了明朝開國之勳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面對戰亂後的破碎山河，大聲感慨，今喪亂之後，中原草莽，人民稀少；中原諸州，無季戰爭，受禍最慘，積骸成丘，居民鮮少，所謂田野闢，戶口增，此正中原之急務。皇帝決定大移民，胡大海成了移民大臣，遂就以人口密集的山西洪洞為中心，開始了晉人豫移魯去的數載遷徙。自然，當年那拿油餅揩腓餵犬的老漢一家及周圍村落是首當其衝，一個不留的要背井離鄉，遷移他處，老老少少、瞎子瘸子也概所難免。

所以，在這年的移民途中，胡大海聽說隊伍中有一洪洞縣的盲眼老人，揹著雙腿殘疾的兒子也在遷徙，胡不僅沒有同情，而且頗有

復仇快感，所以他決然不會同意將那盲父癱兒中途留下，隨地為生。於是，他們父子就只能在大遷徙中相隨移伍，千里迢迢，受盡磨難。幾個月後，移伍入豫地途經耙耨山脈，盲父殘子昏倒在地，又有人去向胡求情留下他們父子二人，胡欲刀殺求情之人，一抬頭，看見那求情的人中竟還有又聾又啞、給他燒了一頓上好飯食的耙耨老婦，隨即便慌忙扔下屠刀，向老婦跪了下來。

自然，在耙耨聾啞老婦那哀求的目光中，胡大海不僅把盲父、癱子留了下來，而且還留下許多銀兩，並派兵士百人，給他們蓋了房屋，開墾了數十畝良田，將河水引至田頭村莊，臨走時向聾啞老婦、盲人老父、殘腿兒子說：

耙耨山脈的這條溝壑，水足土肥，你們有銀有糧，就住在這兒耕作受活吧。

從此，位於耙耨山脈間的這條峽谷深溝，就叫了受活溝。聽說一個啞巴、一個盲人、一個癱子在這兒三人合戶，把日子過得宛若天堂之後，四鄰八村，乃至鄰郡、鄰縣的殘疾人便都湧了過來。瞎子、瘸子、聾子、缺胳膊短腿、斷腿的殘人們，在這兒都從老啞婦手裏得到了田地、銀兩，又都過得自得其樂，成親繁衍，成了村莊。雖其後代也多有遺傳殘疾，然卻在啞婦的安排之下，家家人人，都適得其所。因此，村莊就叫了受活莊，老婦就成了受活莊的先祖神明受活婆。

這是傳說。雖是傳說，卻家喻戶曉。

另據雙槐縣縣志文字記載，受活莊歷史甚長，但有文字記載，卻是近在百年之間，說受活莊不僅是天下殘人的聚集之地，而且還是一處革命聖地，是紅四方面軍紅軍戰士茅枝的人生棲地。縣志說，農曆丙子年秋，張國燾帶領第四方面軍與黨分裂，至陝後繼續西進，先怕隨行的

傷殘人員拖累，後怕傷員們到延安暴露實情，成為他分裂黨的證據，便安排輕、重傷員，返鄉圖安。這些傷殘的紅軍戰士，含淚離開自己朝夕相處、日夜戰鬥的部隊和戰友不久，又遭國民黨部隊的截擊，死亡過半，其傷殘更為嚴重，不得不脫掉軍裝，化裝成農民分散各自回鄉。

縣志說，茅枝是紅軍隊伍中最小的女兵，成為紅軍的一員時，只有十一歲，離開紅四方面軍時只有十五歲，因其母親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壯烈犧牲，她就成了革命隊伍中的孤兒，只知祖籍河南，卻不知具體縣鄉在哪。父親在癸亥年的鄭州鐵路工人大罷工中入獄身亡，母親帶著一歲的她投奔革命，在癸酉年壬戌時的第五次反圍剿中犧牲後，她便跟隨母親的戰友參加長征，輾轉調動，母親的戰友調至四方面軍任職，她便成為紅四軍的一員，爬雪山時，五對腳趾被凍掉了三對，左腿又在山上墜溝骨折，從此徹底致殘，離不開拐杖。從陝北被張國燾密令回鄉時，所有的傷員大多死亡，或不明去向，可她因縮進一墓穴而逃生，從此和組織失去聯繫，討飯返鄉，至豫地耙耨山脈，見受活莊中多有殘疾人員，便留住下來，成為一員。縣志還說，茅枝婆雖無任何參加紅軍革命的憑證，但受活莊人、耙耨山人、全縣人民仍視她為紅軍戰士，革命前輩。耙耨山因有了茅枝而光榮，受活莊因有了茅枝而生活有了方向，雖全莊人大多（或說全部）都是殘人，但在新社會中生活得美滿而安詳，幸福而快活。

該縣縣志為庚申年修正定形，在人物傳的茅枝篇中的最後說，茅枝在受活莊的生活是幸福的，受活莊人的生活是幸福的。受活莊是名副其實的受活莊。

⑦ 處地兒：方言。即地方、地場。那一處地兒，即那地方、那地場。

第三章

受活莊人，又忙將起來了

老天喲，雪是一下七天哩。七天把日子都給下死了。

七天的大熱雪，當真的把夏天變成冬天了。

雪小時，有人家開始冒雪去麥田收割了。不用鐮，是用手去雪地把麥穗扒出來，拿剪子把穗兒剪下來，裝進籃或袋，再一籃一袋地捎到田頭上。

最先去田裏剪麥的是菊梅領著她一股腦兒生養的大孿胎^①中的三姐妹，一色兒芳齡的儒妮子^②，她們一順兒排開，如了花草呢，齊齊整整著，身邊放了籃子、袋子或籬筐，左手伸進半尺厚的雪地裏，抓住麥稈，將麥穗從雪裏拽出來，右手使剪便把穗頭剪掉了。

一莊人老老少少，無論瞎盲癩拐，就都相隨著菊梅一家去了自家雪地剪收了。

雪天太忙了。

茫白白的山坡上，剪收小麥的受活人，如了一群羊在動彈著，散散落落哩，剪子聲在雪地冰凌脆脆地響。脆脆地響了一世界。

菊梅家的田地是在一條溝崖岸，一面掛崖，兩面鄰了人家的莊稼地，田地的腦頭是通往耙耨深處魂魄山的樑頂道。幾畝田地，見物有形，有圓有角，卻大致還是方正著、平整著。大姐桐花是個全盲人，向來是不下田地的，向來都是吃過飯坐在院落

裏，再從院落走到門口上，最遠足的處地就是莊頭或樑上。可無論到哪兒，她眼前都是一片茫茫的黃。日頭毒烈時，她眼前會有一團粉淡色，可她不知曉那是粉淡色，她說看著那顏色，像是她用手摸過的泥糊水。不消說，那大約就是粉淡了。

她不知曉雪是白的哩，不知曉水是清的哩，不知曉樹葉是春天變綠，秋時轉黃，落下來就成了乾白呢。可這些，菊梅一家全都知道哩。所以喲，老大桐花她只管著自己的穿衣和吃飯，不消管酷夏裏落下了大熱雪。餘落裏，次的槐花、老三榆花、最小的么娥兒，便都如一群雞娃兒樣跟著娘去雪地收割盛夏的麥子了。

其實喲，外面世界是新的景色呢，山脈沒有了，溝壑沒有了，一茫茫的白色把世界都蓋了，只有溝底的水還清冽冽地流。在山樑的雪地上朝著溝底兒看，那河水黑亮著。黑油油的亮。菊梅一家一整色的女人們，都在那幾畝雪地裏剪麥子，手是凍紅了，額門上卻有一層兒細細的汗。

說到底還是夏天哩。

菊梅領著三個姑女兒，每人把持著一耬三行的麥，扒著剪著，像一排機器從雪地犁過去。雪是平整的，剪過去就亂亂糟糟了，像一群雞狗在雪地打過了仗。別的人家從樑上過去時，望望樑道上堆的麥穗兒，便會驚驚地把目光投到地中央，對著菊梅喚：

“老菊呀，今年我要到你家借糧哩——”

菊梅回過頭：“只要有餘糧，你就可著勁兒借。”

人家說：“沒餘糧就把你家姑女往外嫁個嘛。”

她也就一臉喜意地笑了笑，沒了聲兒了。

人家就走了，去自家雪地扒剪麥子了。

一個山樑的雪地都忙將起來了。有瞎子的人家裏，倘是人手少，那瞎子也是要忙著收穫的。他被明眼人牽到田頭上，明眼人從雪地扒出幾棵麥，塞到他手裏，讓他一直沿著麥畦兒往前摸著剪，剪到摸不到麥棵了，就該掉轉回頭了。癩子、癱子和圓全人^⑤，是要一樣幹活的，他用一塊又平又滑的木板坐上去，每剪一把麥，把身子往前挪一挪，那木板就朝前滑動了。木板在雪地上是比圓全人拔腿行走還快呢。沒有平滑木板的，就坐在柳條編的簸箕上，只是讓那簸箕紋在雪地順直著。啞巴和聾子是無礙啥兒幹活的，聽不見，說不出，就不消有啥閒心思，幹起活來就比常人一心了，快捷了。

晌午了，一道山樑上都漫著濕潤的麥香了。

雪是悄沒聲息地小了去。

菊梅一家刨剪到田地那頭時，樑道上站了三個人。都是圓全人。都是城鎮人。他們朝雪地那頭打量著，手在嘴上喇叭著，哇哇啦啦不知喚了啥。曠野和雪地把他們的聲音吸乾了，像井把飄下的雪花吞掉了。菊梅立起身，朝樑上打量著說：“去看看他們幹啥呢。”話音一脫口，槐花要站起拔著雪地走去時，幺娥兒便先自如一個真的蛾樣從白皚皚的雪面上朝樑上飛了過去了。

槐花說：“娥兒，鬼吧你。”

娥兒回過了頭：“姐——你盼我死了做鬼呀？”

小娥兒就吱吱喳喳跳著雪，輕飄飄到了樑上去，像一隻小蟲、小雀落在田頭上。她的這個小，把三個男人驚著了。有一個男人朝前走幾步，蹲到她面前。